

我們的大嫂汪姐

◎ 梁中英

早在六十年前和先夫劉俊三相識

交往之初，便聽到他經常掛在口邊的汪姐。黃岡人慣稱「嫂」為「姐」，冠以本姓是尊重她娘家的意思。俊三胞兄介三大哥自幼稍有足殘，父母在他私塾階段結束後並不將他送入普通學校受教，而栽培他拜師習醫。在婚姻方面，則早早為他定下同鄉農家小姑娘汪小蓮。劉府在劉家大灣算是高門大戶，之所以和農家訂親，是因大哥的少許殘疾，而且小蓮姑娘明眸皓齒，天生的美人胚子，大哥得結佳偶，也感心滿意足了。

俊三的母亲因生養多胎，又要獨立管理大片家業，三十歲才出頭便體虛病弱，十幾歲的小蓮姑娘常到未來婆家幫忙，裡裡外外照料一切。俊三和汪姐同年，但月份小些，是她心中需要關愛呵護的弟弟，俊三亦有所依

戀，因此結下濃濃的姐弟情。

八年抗戰結束，從軍在外的俊三得知母親已經亡故，汪姐入門當主婦，大哥已習醫有成，開設「問心堂」執業行醫。後來俊三從四川復員返回武漢，途中突有一位同行的青年軍同袍傅宗懋罹患重病，一時之間不知送往何處治療，俊三大膽承擔說：「就送往我家吧！我大哥會治病，大嫂會護理。」

好幾年不見，小叔一下子帶來一群小伙子，中間還扛著一個病人，換成別的家庭主婦，一定是大嚇一跳，不知所措，而且心裡甚至口中不停抱怨：「那有這麼莽撞不懂事的小叔子啊！」但汪姐就是這樣與眾不同的大嫂，她欣然迎客，一心祇為愛弟無恙歸來而興高采烈，一面替病人安頓舒適床鋪，一面找來助手，宰雞殺鴨，

以盛筵接待小叔帶來的同袍同學，使大家獲得貴賓似的感受。經過介三大哥細心診斷開方，汪姐日夜煎藥照護，傅宗懋果然病勢轉緩，逐漸痊癒。俊三詳盡描述這段往事，讓我不由得對汪姐萌生由衷的敬佩。

我與俊三結婚之後，曾斷斷續續從不同的管道和黃岡兄嫂取得聯繫，知道他們雖然艱苦，仍安然存活，介三大哥還在行醫濟世。家中除了俊三見過的長侄群岫外，還陸續添了二女二男。由於我們常提到汪姐，正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我還真的夢見過帶著五個孩子的汪姐，像是走在遠方高高堤岸上的一行剪影，我細數如同階梯般排列著的孩子：一個、兩個、三個……，不錯，真的是五個。霎時間我覺得汪姐正攜兒帶女投奔我們而來，如何救助他們成了我的責任。

民國五十三年（一九六四）左右，我的父母尙未來台灣安居，我必須常返香港省視，趁著探親之便，我到香港郵局向黃岡寄去大批限重兩磅的小包裹，裡面是孩子們的衣服（尺碼按我自己的想像），外面用新毛巾或小塊布料牢牢裹縫，兄嫂果然能

順利收到。但這小小的資助中斷於一九六六年，文革十年間，我們完全無法聯絡，兄嫂會因我們這種海外關係遭受嚴重折磨，卻是可以猜度得到的。

好不容易盼到文革結束，大陸政府宣稱改革開放，我們對黃岡家人魂縈夢牽的親情才得以重續。可惜那時我已奉養父母來台，不能再以探親名義申請赴港，一切寄信收信匯款都要託香港的友人，相當不便。接讀介三大哥來函，得悉全家劫後平安，他醫術高明，開放後可經營個體戶，重整「問心堂」，求診者絡繹不絕。大哥收入多，汪姐總算過上好日子了。

到了民國七十七年（一九八八），輾轉收到四侄春明的一封信，驚悉介三大哥已中風倒下，癱瘓在床，一家生計無著。亟待叔嬸救援。當時台灣已解除戒嚴，一般居民可自由赴大陸探親，但我們礙於軍事院校教授身份，並不在開放之列。既不能立即親身返回黃岡，祇好請託返鄉的鄉親代送金錢，最大的一筆高達美金一萬元（時值人民幣十萬元）。

兩年後俊三滿六十五歲，屆齡

退休，我爲了陪他返回黃岡，也提前離教授職，兩人一起辦妥退休手續，一九九〇年三月末踏上歸程。午夜時分飛抵武漢機場，大隊前來迎接的親人中不見汪姐，原來她正在家中佈置居室，好讓我們舒服的住下來。

在漢口的大酒店祇過了一夜，第二天清晨便趕返黃岡了，那時還沒有大橋，汽車到了鄂州長江邊，要坐渡輪駛到對岸的黃州，再經幾十分鐘車程才能抵達馬曹廟鎮。劉家大灣的祖宅已被闢爲水庫，大哥取得鎮上建地，近年建好一棟兩層樓房。正因爲一面建房，一面看診，操勞過度才突然中風。樓房正建在入鎮的大道旁，我們坐在車裡，遠遠便看見聚集的人群，再駛近些，鞭炮聲噼啪炸響，五十六歲的我被簇擁著攙扶下車，儼然成了初進夫家的小新娘。

我終於和神交幾十年的汪姐見面了，她的模樣氣質令人心折，燦然的笑容洋溢著無比的親和魅力，柔聲細氣的言語更見她的靜淑溫婉，歲月的滄桑摧殘居然沒有給她留下太多的傷痕。小姑慧蘭與我同齡，比汪姐小十歲，上過學校，當過老師，反而顯得

蒼老呆滯。汪姐牽我走進她爲我們準備的房間，哇！整套紅沙發，雪白紗帳掩影中的大紅枕被，簡直就是一間迎娶新娘的新房嘛！我感動得直拉著汪姐的手不停道謝。

白天，汪姐領著媳婦、女兒、親戚、鄰居爲我們製作各種黃岡的家鄉美食：藕丸、魚丸、魚麵、珍珠丸子、地菜蛋餃、瓦罐雞湯……，晚上，一家人圍坐在燈下，開始訴說四十幾年來的種種情況，其中很多都是過去通信中不敢明說或詳說的。儘管俊三和我對大陸的慘狀早有相當瞭解，已作好心裡準備，但聽汪姐親口細細道來，仍覺驚心動魄，不寒而慄。

原來就在一九四九年俊三和他父親楚傑公先後離家逃難不久，本與俊三同行的一位同學倪素墳不堪流離之苦，從廣州折返黃岡，不料他的倪家已遭批鬥，無處容身，便跑到我們劉家來，汪姐向來厚待俊三的同學，也就讓他住下。後來政策更趨凌厲，連介三大哥也被批鬥了，除出身地主、父弟逃亡之外，更因收容倪素墳而加添一條「窩藏國特」的罪名，被判監



梁中英教授與汪姐二人合照攝於一九九〇年春末。我揣摩汪姐身材，由台灣購來套裝（淡磚紅色），她穿得完全合身，顏色也很合意，所以很高興的與我合照於馬曹廟鎮劉宅樓房前。

禁改造四年。

介三大哥精通醫術，遠近馳名，他坐牢其實是在牢中行醫，並未太受苦，可是留在家中的汪姐卻吃足了苦頭。她身邊帶著才三歲的兒子群岫和十零歲的小妹慧蘭，靠編草鞋換點米來裹腹。因為她長得美貌，引來不少男人的垂涎，都勸說她趕快改嫁，劉家已經完了，不如及早劃清界線。汪姐堅貞不屈，從農村找來母親為她守護。汪姐說晚上睡覺，枕頭下都攔一把刀，若有男人進來用強，她不惜自殺相拒。生活上已是挨饑抵餓，精神上還要承受欺壓凌辱，真是情何以堪啊！

介三大哥坐牢滿三年，自己忽然染上重病，獄中領導允許他返家療養，癒後再回來服滿刑期。大哥在回家途中，本應為自己採些治病的藥

草，但想到闊別三年的妻兒，不知是否無恙，若已餓死或被迫改嫁，他將毫無生趣，乾脆早死也罷！所以他採藥草，反而採集一把毒草，隨身準備著。豈料一入家門，妻、兒、妹都還健在，欣喜之餘，趕快積極為自己治病，痊癒後再去服刑一年。

往後幾年，二女二男相繼出生，介三大哥已成名醫，汪姐勤儉刻苦，持家有道，生活已漸趨穩定。一場文革浩劫卻又翻起驚濤駭浪，大家知道劉家的海外關係，怎肯輕易放過？「打倒劉介三！」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，劉醫生雖然未被揪出毆打，長子群岫卻要代父受過，經常被打得頭破血流。汪姐護子心切，情急之下曾去投河自盡，哀求大家放過群岫。那一次如果不是搶救得快，汪姐早已隨波逐浪而去了。這種莫名其妙的慘劇祇

有在那種「與人鬥，其樂無窮」的時代才會荒誕地上演。

汪姐用雲淡風輕的心情看待自己昔日受過的苦楚，現在她的愛弟風光光回來了，還帶回一個與她百般投緣的弟妹，她覺得這是守得雲開見月明，一切的苦都有了甜美的補報，值了！她知道我們來自城市，受不了鄉間的蒼蠅，一得空便拿起拍子不停拍打，俊三笑著對她說：「汪姐，您歇下子吧！您拍死兩個，牠進來三個。」爲了不讓汪姐繼續累下去，俊三立刻叫侄兒雇來木工，爲樓房的門窗安裝紗門紗窗。汪姐當然會又一次感到：有弟弟真好！

一九九〇年初我們首次返黃岡之後，介三大哥還臥病一年多，期間我們再回去，都是直奔馬曹廟。後來大哥不在了，我們在武昌傅家坡梅苑小區訂購的房子也已裝修完竣，每當我們賦歸，汪姐都事先到梅苑打點一切，然後陪我們小住一段時間。這時汪姐已無所牽掛，一起閒聊（黃岡話稱「答嘴」）的機會更多，但那位慧蘭小姑似乎開慣了批鬥大會，說著說著竟將汪姐當成批鬥對象，很嚴厲的

控訴：少女時代曾受汪姐虐待，每天要她去挑多少擔水。在過去那種日子，誰不是在受苦？她去挑水，難道汪姐是坐在家裡享福？她的指控使我們十分反感，而汪姐的反應則令人不得不佩服她的修養到家，起初她面帶笑容不作任何辯解，任憑小姑高聲謾罵，後來慢慢眼睛闔上，居然呼呼睡去，這時我會說：「大家看啊！被告都睡著了，原告還使甚麼勁呢？」

我們每次回家都會額外塞些美金或人民幣給汪姐，鼓勵她隨意花用，她卻全部存起來，用報紙包好藏在櫃角。一九九三年我們從台灣帶良佑兒和他的未婚妻楊麗青到黃岡會親，大伯母聽說侄兒良佑不久將要舉行婚禮，她從櫃角拿出那包鈔票，硬要良佑收下作賀禮。我們推來推去，最後不收她幾張鈔票，她硬是不肯罷休。都說大陸同胞對海外親人需索無度，貪得無厭，像汪姐這樣的情操，豈非格外的難能可貴？

與汪姐歡聚四年，俊三的肝癌開始惡化，一九九五年在榮民總醫院接受切除手術，不久再度復發，且迅速蔓延。俊三自知時日已無多，仍堅持

要我陪他再返一次家鄉。汪姐眼看臉色蠟黃的愛弟將被病魔攫去，心如刀割，但她強忍悲傷，祇是不斷督促大侄女婉平準備新鮮的清粥小菜，親自端來，柔聲勸說已無胃口的俊三多少吃一些。在梅苑住了十多天，俊三突然肝昏迷，這是肝癌最末期的症狀，俊三不願進大陸的醫院，祇好在清醒後立即趕返台灣。汪姐領著一群兒孫，含淚和叔叔訣別，雖然叔叔已無可能再和他們相聚，但六年來不遺餘力的支持他們各自創業，成果已經斐然。俊三以重資扶植侄輩來報答汪姐的情分，施與受雙方都感受到了圓滿的結局。

俊三離世，我依然常返黃岡，汪姐陪著我落腳在三個據點——馬曹廟、黃州和武漢，到處都有侄輩和我們為他們購置的房產，我們二老到那一家小住，都可以獲得最盡心的侍奉。汪姐和我聯床夜話，她姐情誼更見深刻。可惜她晚年罹患乳癌，她以體質太弱拒絕開刀化療，祇用她兒女開出的中藥穩定病情。她一生最怕麻煩別人，乳癌帶來的痛苦，她全部獨自默默承受，而且堅持自理生活。

二〇〇八年秋天，她病勢轉劇，才不得不臥床接受晚輩照顧。這年冬天，我趕去見她最後一面，她對我說的無非還是那些感恩話，稱讚我無私的愛護侄輩，是天下間難找到的好孀娘。我則用侄兒侄女的成就與幸福來安慰她，強調她是劉家的頂樑柱，沒有她，劉家早就散了，我們就算有力也無處使，何來現在這麼興旺的局面呢？汪姐和我都能不畏死亡陰影的恫嚇，始終以笑顏相對。

就在我離開武漢的第四天，大陸陡降空前的大風雪，來往交通受阻達數天之久。而汪姐正在這個時候以享壽八十四歲的高齡歸天，我若非趕得及時，則無機會向她道永別了。我們妯娌有緣，可以分手得沒有遺憾。

汪姐沒有受過學校教育，大字認不得幾個，但天生的品格特質優異：堅毅、謙和、誠懇、質樸、樂觀，一樣不缺；後天待人處世的修為又那麼完美；感恩、知足、隨緣、善解、包容。最後實踐的做人準則是：樂善喜捨，助人利他。汪姐的一生是一本珍貴的活教材，我從她身上看到了好榜樣，領會出許多道理。